

ALAN WEISMAN

没有我们的世界

[美] 艾伦·韦斯曼 —— 著
刘泗翰 —— 译

THE WORLD
WITHOUT
US



没有我们的世界

[美] 艾伦·韦斯曼——著
刘泗翰——译



ALAN WEISMAN

THE WORLD
WITHOUT



Copyright © Alan Weisman 200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2013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版贸核渝字(2014)第0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我们的世界 / (美) 韦斯曼著; 刘泗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6

书名原文: The world without us

ISBN 978-7-229-09644-1

I. ①没… II. ①韦… ②刘… III. ①人类活动影响—环
境—普及读物 IV. ①X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1526号

没有我们的世界

MEIYOU WOMEN DE SHIJIE

[美] 艾伦·韦斯曼 著

刘泗翰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李 洁 何彦彦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崔晓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40千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洞察世界，寻路中国

知行书系缘起于我们对当下中青年知识阶层精神需求的关注。

当下中国的中青年知识阶层敏感于自身正处在多重维度的过渡与转型当中，对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照角度也随之变得多维和复杂化：从世界格局说，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我们身处的社会，并深入到个人生活与选择当中，如何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甚至物种的限制，关照宏大至生态平衡、世界和平和社会公平，幽微至个人权利伸张、人性完善等命题？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角度说，如何重新审视“国”与“民”的关系，如何剔除深烙于我们心性中傲骨与奴性交织的矛盾，如何重新认识责任与权力的真义，舒展成有着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公民”？从个体角度说，国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度都空前高涨，面对的困境也是严重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社会价值标准混乱、社会阶层差距拉大，对公平正义的叩问迫切，社会各个角落弥漫诚信危机，令道德规范失序，众多个体感受到人生意义迷失，我们正经历着西方社会也曾经历的“现代性之隐忧”，如何认识“隐忧”，如何突破自身的“限制”，如何以自我的小革命为社会添加向上的力量，以在世俗和精神

上都找到信仰和自在？

这些“如何”令我们寻找洞察世界的出口。我们发现，当下急需探讨的种种问题很多也曾出现于欧美社会，欧美思想家的研究较为深入，留存了不少传世著作，给当今中国的读者以重要启示；当今国内思想文化界也活跃着不少积极的知识分子，他们探讨的范围涵盖了从社会现状分析到个人精神重建的方法和方向，提出的问题切中社会与个体之要害，不少作者与作品都值得我们参照。

知行书系正是基于上述缘由而生，我们将尽量保有大人文的视野，从国内外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著作中探索普世价值；我们将打破地域与时代的界限，不拘学科和作者身份，深入经典与前沿，寻找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及个体处境与出路的著作。知行书系集思想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它们经典，但绝不会面目严肃、高高在上；它们会满足追求文明与自由的阅读者对各种根本问题和时代动向的追问，也可满足对创新和人生意义的探索。

基于上述的多重维度，我们通过三个子系列建构知行书系：

“经典”系列，包涵中外不同时期重要学人与文化大家的著作；

“视界”系列，包涵思想学术界紧扣现实意义的各种学术观点的著作，特别是中西方思想文化前沿著作；

“问道”系列，遵循不拘于作者专业和身份的原则，无论哲学、历史、宗教甚至自然科学，只要观点和内容本身对当今社会在宏观和微观上有重要意义即可，它涵盖了国内外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的论著和小品。

身为编者和深度阅读者，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发现和深入地阅读，将能够深刻影响和指引我们的好书集结起来，建构成洞察世界的出口，让寻路的你我找到方向和希望。

这或许能现出知与行的真义吧。

知行书系编委会

主编 陆建德

with lasting love
from a world without you

永恒的爱
来自没有你的世界

序曲

2004年6月的一个早晨，安娜·玛丽亚·桑蒂坐在大型棕榈叶搭盖的屋顶下，她靠在一根柱子上皱着眉头看着族人在马萨拉卡的聚会。这里是他们在里约柯南布的部落，是厄瓜多尔在上亚马孙地区的属地。安娜·玛丽亚已经年逾七旬，除了仍然乌黑浓密的头发，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干枯的豆荚，黯淡的眼眸活似黑洞里的两条苍白游鱼。她正用盖丘亚语中一种几近消失的方言查帕拉语骂她的侄女和孙女，因为拂晓后没过一个小时，她们就跟村子里所有的人一样喝得酩酊烂醉，唯有安娜·玛丽亚还是清醒的。

这种聚会被称为“明加”（minga），相当于亚马孙部落中集全村之力合建谷仓的活动。四十个赤脚的查帕拉印第安人挨坐在围成一圈的原木上，许多人脸上都画着油彩。他们要到森林里砍树焚林，替安娜·玛丽亚的弟弟开辟一块种植树薯的空地，准备工作就是喝奇洽酒，一喝就是好几加仑，连小孩子也捧起装满混浊酒浆的陶碗，咕噜咕噜地畅饮。每天查帕拉族的女性把树薯咀嚼成泥，利用口腔内的唾液发酵，酿造出这种酸啤酒。两名用青草绑着发辘的女孩在人群里穿梭，替空酒碗斟满奇洽酒，也端上鲶鱼小米粥。她们把大块大块巧克力颜色的熟肉，端给族里的老人与宾客，但现场年纪最长的安娜·玛丽亚一口也没动。

虽然其他的人种都已迈进新世纪，查帕拉族却还没进入石器时代。他们相信自己是蜘蛛猿的后裔，也跟老祖宗一样，仍然以树居为主，他们用藤蔓把树干绑在一起，以支撑由大片棕榈叶编织而成的屋顶。在树薯传入之前，

他们的主要蔬菜是棕榈芯。至于人体所需的蛋白质的来源，则倚赖织网捕鱼以及用吹箭狩猎的南美獾、猪、野鹑和凤冠雉等动物。

他们至今仍从事渔猎，但是猎物的数量已所剩不多。安娜·玛丽亚说，在她祖父母还年轻的时候，查帕拉族是亚马孙地区最庞大的部落之一，有二十万人住在河边附近的村落里，光是这座森林就足以养活他们。后来，在远方发生的一件事，使得他们的世界，毋宁说是每个人的世界，从此大变。

此事正是亨利·福特发现了批量生产汽车的方法。对充气轮胎的需求，很快便使野心勃勃的欧洲人沿着每一条可以航行的亚马孙河流域探险，沿途霸占长满橡胶树的土地，捕捉劳工来采集橡胶。在厄瓜多尔，早年在西班牙教士影响下皈依基督的高地奇屈华印第安人，乐于协助这些欧洲人，将未开化的低地查帕拉族男人用铁链绑在树上，逼他们工作直到死去。至于查帕拉族的女性，则沦为生育机器或性奴隶，有些人因惨遭强暴而致死。

到了19世纪20年代，东南亚大量栽种橡胶树，严重侵蚀了南美野生橡胶市场。数百名躲过这场橡胶屠杀的查帕拉族人依然没有现身，有些伪装成奇屈华印第安人，混居在侵占土地的敌人之间，有些则逃往秘鲁。厄瓜多尔的查帕拉族正式宣告灭亡。到了1999年，秘鲁和厄瓜多尔两国解决了长久以来的边界纠纷，有人在厄瓜多尔的丛林中发现一名秘鲁的查帕拉族巫医，他说，他终于能来看亲戚了。

厄瓜多尔的查帕拉族人重新现身，是轰动人类学界的一件大事。厄瓜多尔政府承认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虽然只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中的一小块而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下拨经费复兴他们的文化、拯救他们的语言。那个时候，查帕拉族里仅有四个人会讲母语，安娜·玛丽亚就是其中之一。曾经熟悉的树林，如今已有大半不复见了。他们从占据土地的奇屈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用钢刀砍树，然后放火烧掉树桩，种植树薯。可是每块土地收成一次之后，就要休耕好几年，于是不管从哪个方向望去，树荫遮天的原生树林都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月桂、木兰和柯巴棕榈等细长的次生林。此时，树薯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他们每天都得消耗大量以树薯制成的奇洽酒。查帕拉族人终于幸存下来，走进了21世纪，不过脚步有点蹒跚，而且

还会一直维持这种微醺的模样。

他们仍然狩猎，可是现在，外出打猎的男人常常好几天也找不到一只南美獐或野鹑。最后，他们不得不猎杀蜘蛛猿，以前吃蜘蛛猿肉可是一种禁忌呢。安娜·玛丽亚再一次推开孙女送上来的碗，里面装着巧克力色的肉，还有一只没有拇指的小猴掌从碗沿里伸出来。她对着煮熟的猴子抬起皱皮纠结的下巴。

“如果沦落到吃自己的祖先，”她问，“那我们还剩下些什么？”

远离了生命源起的森林与大草原，绝少会有人想起我们的动物先祖。自从人类在另一个大陆上跟其他灵长类分道扬镳之后，这么多年来，查帕拉族人还对自己的动物先祖念念不忘，确实令人赞叹。然而，安娜·玛丽亚这番话，听起来却有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就算不至于沦落到人吃人的地步，但在悄悄踏进未来之际，我们会不会也面临着同样可怕的抉择呢？

一个世代之前，人类逃过了核爆的危机，如果运气够好，也许还能继续躲过核危机和其他大规模的恐怖威胁。可是现在，我们得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是否毒害这个星球到了无可复原的地步，连地球上的人类都要一起煮成半熟呢？”我们滥用消耗地球上的水和土壤，导致二者愈来愈少，也蹂躏了数以千计的物种，也许再也无法复原。有些权威人士曾警告说，有朝一日，我们的世界可能会退化成一片混沌空白，届时只有乌鸦、老鼠在杂草丛里仓皇逃窜，彼此猎杀。如果真的到了这步田地，就算人类拥有自吹自擂的超人智慧，又何以知道人类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幸存者？

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固执地不愿承认最坏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因此也从未认真思考过对未来的种种猜想。求生本能经过长久以来的磨炼，让我们否认、蔑视甚至忽略大难临头的预兆，唯恐因为预兆而害怕得浑身发软，如此一来却可能反受其害。

如果这种本能继续蒙骗我们，直到一切都太迟，那就不妙了。反之，如果这样的本能让我们在面临这些不断增加的预兆时，强化我们的抵抗力，倒是一桩好事。疯狂、顽固的希望不止一次启发了我们神来一笔的创意，拯救

了人类。所以我们就来做有个创意的思想实验吧。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人类灭亡成为无可挽救的事实，但不是因为核灾难、行星撞击，或什么足以引发生物大规模灭亡的事件，让残存的一切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不是因为什么残酷的生态变迁，导致人类不仅自己消失，也拖累绝大多数的物种跟着我们一起灭亡。

只要想象一下，明天人类会突然灭亡。也许不太可能，但为了继续讨论下去，我们必须假设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比方说，有某种专门针对人类的病毒，也许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或经由纳米科技制造出来的恶毒病菌，将人类一扫而空，但是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物却完全不受影响。又或是某个厌恶人类的巫师，不知怎么改变了人类异于黑猩猩的那3.9%的DNA，或让我们的精子失去生育能力。又或是耶稣，或外星人把人类全部捉走，让我们进入荣耀的天堂或把我们关进银河系某处动物园中。

看看周遭的今日世界，你的房子，你的城市，你身边的土地、脚下的人行道及土壤，将所有东西都保留在原地，只把人类抽离，看看留下来的是什麼。如果人类不断施加于大自然和其他有机生物的压力骤然消失，大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气候要多久才会恢复人类启动汽车引擎之前的状态？有可能恢复吗？

失去的土地要多久才会复原，让伊甸园的光芒与香味回到亚当或能人(homo habilis)出现之前的那一天？大自然能够完全抹灭人类的痕迹吗？要如何才能消除我们不朽的城市与公共建筑，让无数个塑料袋和有毒合成物恢复到无害的基本元素？会不会有些物质实在违背自然生态，无法被大自然同化呢？

人类的建筑、艺术和许多宣示精神的作品，那些人类最美好的创作，又会怎么样呢？真的有东西能超越时间限制，或得以维持到太阳膨胀，将地球烤成灰烬为止？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会在宇宙中留下任何永远不灭的蛛丝马迹吗？也许是人类从地球发出的一道光芒或回声，也许是行星间的某个标志，能证明我们曾经存在过？

为了知道没有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首先要看看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但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而化石记录的又只是历史片断。就算有完整的记录，未来也不一定完全是过去的倒影，我们已经让某些物种彻底灭绝，这些物种或它们的DNA都不可能复原。因为做了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因此未来没有人类的世界，也不会是人类还没进化完成之前的那个星球。

然而，也不尽然会如此不同。大自然曾经遭遇过更惨重的损失，但空出来的生态席次总是能够填满。即使是现在，地球上也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活生生的记忆，一窥这个伊甸园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模样。当然这也不禁让我们揣测，如果有机会的话，大自然会蓬勃发展成什么样子？

既然一切纯属想象，我们何不梦想一个无须人类灭亡也可以让大自然蓬勃发展的方式呢？毕竟我们也是一种动物，而每个生命形态都会替这场自然盛会添加一分光彩。如果没有了人类，这个星球会不会因为少了我们的贡献而变得有些贫乏呢？

没有人类的世界是否会怀念我们，而不是如释重负地大大松了一口气，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目录

序曲 / 1

第一篇

- 一 伊甸园余香缭绕 / 2
- 二 夷平我们的家园 / 8
- 三 没有我们的城市 / 13
- 四 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 / 31
- 五 消失的动物园 / 45
- 六 非洲悖论 / 60

第二篇

- 七 什么会消失 / 82
- 八 什么会留下 / 94
- 九 聚合物恒久远 / 104
- 十 石化厂房 / 121
- 十一 没有农田的世界 / 137

第三篇

十二 新旧世界奇景的命运 / 164

十三 没有战争的世界 / 175

十四 没有我们的鸟类 / 183

十五 烫手的遗产 / 193

十六 我们的地质记录 / 211

第四篇

十七 现在何去何从 / 228

十八 我们身后的艺术 / 239

十九 海洋摇篮 / 249

尾声 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灵魂 / 263

第一篇

一 伊甸园余香缭绕

也许你从未听说过“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原始森林”(Białowieża Puszcza), 如果你成长的地方是在横跨大部分北美地区、日本、韩国、俄罗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周边地区、中国部分区域、土耳其、东欧及西欧(含大不列颠群岛)等地的温带气候地区, 那么你的脑海里一定还记得这座森林。就算你是出生在苔原或沙漠、亚热带或热带、南美或非洲草原, 那里有些地方类似这座原始森林, 也同样会勾起你的回忆。

“Puszcza”是古老的波兰文, 原意就是“原始森林”。面积达二十公顷的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原始森林保护区, 横跨了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界, 保存着欧洲仅有的野生老林低地。想一想小时候听到的格林童话, 闭上眼睛, 脑海中浮现的那座迷蒙阴郁的森林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 栲树与菩提树可以长到将近四十五米高, 茂密的枝叶荫庇着潮湿纠结的下层林木, 包括铁树、蕨类植物、沼泽桤林以及跟陶碗一样大的蕈类。橡木的身上披挂着无数的苔藓, 巨大的树干上有七厘米宽的树皮沟洼, 足以让大斑啄木鸟收藏云杉球果。这里的空气浓郁清凉, 偶尔传来星鸦嘶鸣、侏儒猫头鹰的低沉呼啸或几声狼嚎, 打破森林里的静谧, 但很快又恢复沉寂。

森林的核心地带长年累积了许多覆盖层, 它们发出的香气飘浮在空中, 向肥沃的源头致敬。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原始森林里富饶的生命, 绝大多数必须感谢那些已经死亡的东西。地面上众多的有机物质, 几乎有四分之一处于各种不同的腐烂阶段。每公顷林地上约有八十立方米的腐烂树干与落叶残枝, 滋养着几千种不同物种的蘑菇、苔藓、蠹虫、昆虫幻虫和微生物。在那

些同样号称森林却条理分明、井然有序的人造林地里，找不到这些生物。

这些生物共同形成一座巨大的森林食物仓库，供养着鼯鼠、松貂、浣熊、海狸、狐狸、山猫、狼、獐子、麋鹿、老鹰等。这里的生命物种比欧洲大陆上其他地方都要多，然而此地却没有群山环绕或峡谷荫庇等特有物种生存的独特环境。往昔，这里一度是自西伯利亚向西延伸至爱尔兰的大片林地，如今，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原始森林不过是硕果仅存的遗迹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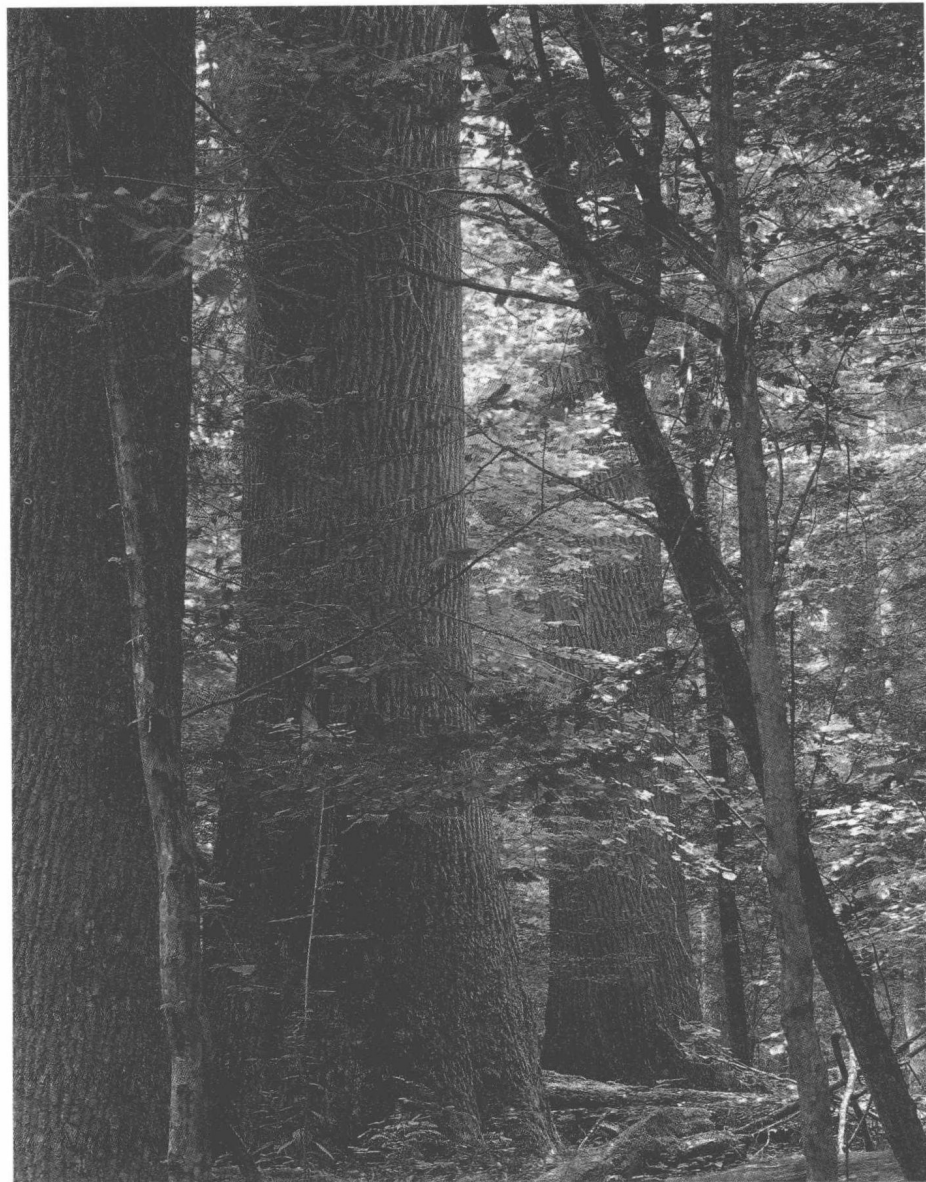
说来一点也不奇怪，在欧洲还能保存这么一块不曾遭到人为破坏的生物古迹，全都是“特权阶级”的功劳。14世纪时，有位名为瓦迪斯瓦夫·雅盖沃的立陶宛大公，跟波兰王国结盟，宣布这块林地皇室狩猎保留区，于是几百年来它一直保持原状。在波兰—立陶宛联盟遭俄国并吞之后，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又成了沙皇的私有土地。尽管在“一战”期间，德国人曾经在这里砍伐林木与狩猎，但原始的核心林地仍被完整保存下来，直到1921年成为波兰的国家公园。在苏联时期，虽然又短暂出现了掠夺林木的情况，不过在纳粹入侵之后，热爱自然的狂热分子赫尔曼·戈林下令，将整块保留区划为仅供他自己游赏的禁地。

“二战”结束之后，据说有一个晚上斯大林喝醉了酒，在华沙同意将五分之二林地交给波兰。其间，这里几乎没什么变化，只盖了几间供精英分子使用的狩猎别墅。1991年，苏联解体的协议就是在其中一间名为维斯库利的别墅里签署的。结果证明，这个古老的圣域在波兰民主政体和白俄罗斯独立统治下所受到的威胁，远比七百年来的君主专政与独裁统治更大。

两国的林业部门竞相强化对原始森林的管理，然而所谓的管理，到头来都只是美化砍伐及贩卖成熟硬木的代名词。这些林木如果没有遭到砍伐的话，有朝一日都会倒落在地，化作春泥，成为滋养森林的养分。



想到全欧洲一度都如同这座原始森林，令人相当震惊。走进这里，大部分的人会发现原来我们生活的世界，都只是模仿自然风貌却没有生命的仿冒



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原始森林拥有五百岁高龄的橡树。(詹努斯·科贝尔 摄)